



名家隨筆

# 树的遐想

高海平

## 一

从深秋到初冬，几乎是一瞬间的事。大地上的植物有的还来不及转身，比如银杏树、小杨树，叶子中的叶绿素刚刚抽离而去，剩下了纯粹的金黄色，那么纯粹，那么出尘脱俗，那么干净，没有任何想要凋落的迹象。

初冬时节，车子行走在前往孝义采风的路上。窗外的风景纷纷向后倏然掠过，所有的事物都或多或少镀上了冬天的灰色，只有银杏和小杨树的金黄色在闪闪发光，照亮了我的眼睛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银杏这种古老的树种如今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随处都能看到它的身影。而小杨树只是在乡间随处可见，即使城市里存在，也是早年无意当中保留下来而已。不管是什么原因，初冬的地球上，这两种不同身份的树种，给我们不约而同地展现了自身的美，这种美几乎无差别地提高了我们的审美能力，打心里赞叹，它们把秋天的最后一抹色彩带进了冬天，就像一束接力的火炬，燃烧着生命的希望。

## 二

孝义的临水村是座千年古村落，目前正在朝着民宿的目标进行大规模的改造。古老的村庄注入了诸多现代元素。当然，也有一些古老的建筑要把古老坚持到底，向人们输送着历史深处的信息。比如五道庙、关帝庙。

五道庙处在临水村中央。其对面则有一棵千年奇树，被称为柏抱槐。从外观上看，这是一棵树，高大挺立，树顶却有柏树和槐树两种枝干。仔细端详树根，才发现柏树里面包裹着槐树，二者几乎完全长在一起。这样的树以前也见过，但是如此严丝合缝地互为包容绝无仅有，这种结构的存在本身已是奇迹。我无法对其准确称呼，叫它柏树，叫它槐树，叫它柏抱槐，都不恰当。

我站在这棵奇树旁边来回逡巡，久久地观望。柏树的树根苍老，纹理粗粝，色泽光滑，已有了包浆的感觉，而被抱的槐树也非常粗壮。可以断定它们生长在一起很久很久了，就像孪生兄弟一样。它们齐头并进，共同发展，分享着头顶的蓝天和脚下的土地。它们的这种自洽与融合似乎充满了一种寓意。千年的岁月中，它们共同见证了临水村的风云变化，团结得更紧密，这让我想到了一个热词：抱团取暖。

关帝庙前也有一棵千年古

柏。外观上看是两棵树，一棵已经枯干，一棵依然长着绿枝。但是我断定二者是一棵树，根部一定是合在一起的。这棵千年古柏一定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。王朝的更迭虽然与一棵树木无关，但是，树木在漫长的生长过程中，日月的朗照，风雨的洗礼，必然会留在柏树的年轮里，年轮就像存储器会记载着所经见过的一切。

柏树的身材很长很长，完全可以用伟岸来形容。它身上已经没有了树皮，光洁的表面直溜溜的，像一面坡，坡上分布着一条条相同的纹理，就像一根根爆突的经脉在流动。在我眼里，这棵树早已脱离了树的范畴，升华到神的境界。不要说已经一千年了，即使再过一千年它也会屹立不倒，时间在其身上已经消失，它成为一种象征。

## 三

早年在乡村生活，到了秋天，柿子树叶子凋落后，柿子像灯笼一样挂在苍虬的枝干上，红得耀眼，成为村中不可多得的风景。农人挑着筐子成群结队摘柿子，柿子摘回来后，除了一部分放在用高粱秆搭就的晾台上晾晒着，以备冬日里打牙祭，其余统统旋了柿饼。柿饼是能卖钱的，要么供销社收购，要么在集市上销售，总之，柿子是有经济价值的。

前些年，柿子一下子不值钱了，柿子红得要从树上掉落了，农人也懒得去摘，顶多摘极少的供自己尝个鲜，这就好过了孤寂地在空中飞来飞去的鸟们。

柿子树是山里犄角旮旯的长物，想不到孝义这样的平川地带也有，多少改变了我的认知。

刚好碰上雨天。初冬的雨不大，雾却不小，朦朦胧胧的感觉，一树的柿子，没有了应有的红彤彤，好在它用繁密弥补了我们视觉的缺憾。灰蒙蒙的雨天里，构成了无法无视的亮丽景象。先是看到一棵、两棵，后来，出现了一园子的柿子树，顿生应接不暇的惊喜，有种重回秋天的感觉。这一园子的柿子树仿佛一直在等候我们的到来。

站在柿子树下，望着树上的喜鹊窝抑或老鹳窝，就在想，这些鸟真是聪明至极，守着一树通红的柿子，一冬天都会像过年一样快乐。每当把长长的喙插入柿子温软的果肉里吮吸时，那种甜到心尖尖的美妙感觉，人类想起来都会直流口水，想必鸟们也会醉了。

前不久，得李泽峰先生为我治的一枚新印章。细细端详，新印章似乎深知我意，能精准表达我对“水中亭”三个字的理解，不胜欢喜。

文人历来有为自己或书房取名号之雅嗜，我在从事书法研习并延宕至艺术创作时，自名“水中亭”。水、中、亭，乍看动静结合，笔画简洁明了，我希望这三个字能帮助自己在三个维度上励志益智：上善若水、五湖四海、笃行不怠。细解释，这三个字代表了对我影响最大的三个元素。

“水”者，为血脉，来源于教育家祖父名字中有个“森”字，三水取一水；“中”者，取自大学就读的华中工学院（今华中科技大学），身处九省通衢，五湖四海的学子让我看到了更大的世界、更多的可能，感受了更丰富多彩的生活特别是滋养半生的友谊；“亭”者，来源于范亭中学。范亭中学以国民党著名爱国将军续范亭之名命名，他文韬武略，逝世后被迫认为中共党员。上世纪80年代，我在范亭中学读高中，吃了不少苦，磨砺了心智，是一生享用不尽的财富。

为“水中亭”治印，是我的创意和提议，经历过三次。

第一个印，我摒弃了传统篆刻印章朱白文分开的做法。我请开化寺的一位宋帅先生，把“水”为阳刻，独立占格；“中”“亭”为阴刻，上下相叠。这样虚实结合，阴阳和谐，简约意丰，易于辨识，还统一于一体，自觉甚好。

## 水中亭治印记

徐文胜



第二个印，全部阴刻，小巧玲珑，古朴精致，还加了“主人”二字，即水中亭主人，来自郭益泰先生。他帮我治好了写小字的钤印，也很喜欢。

第三个印，就是如今这枚，得来颇费周折。今年5月初，我入展世界百名艺术家超级拼图艺术节太原站，在长江美术馆参加活动期间，经尚朴女士引荐，我与李泽峰先生结识。当时相谈甚欢，互留了微信，但没有提治印之事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在网上发现一个系列印章，创意独到，精致至美，每每刷屏浏览，总会让人眼前一亮。我随即给博主留言，起了“物物交换”的心思，想用我的书法换博主的印章。对方答应了，很快给出设计图。但博主又说最近超忙，需要等一等。就在我望眼欲穿又不好意思催促、几乎就要淡忘此事的时候，突然收到李泽峰先生的微信，说刻好了。我才想起来，原来是“老李”啊！世界是如此之小。可是，之前他就是死活不点破！哈哈。

李泽峰先生治印的“水中亭”，阴刻，从右往左三字并排。边缘留白残破，有古封泥之韵味。但见“水”自然而然，像家乡滹沱河的水，养育了我，滋润了我；“中”字，短促有力，蓄力居中，正似母校华中科技大学屹立在大中国中部，海纳百川，中气十足，守正创新；“亭”活泼生动，意趣盎然，且“中”“亭”形成并笔，连在一起，构成了时间的延续感和筋脉的气血贯通。四个边亦去雕琢纹饰，呈拙朴天然。

回眸三次治印水中亭，各有千秋，各得其所，悠哉快哉，渐臻佳境。

怎一个妙字了得！